



一个幻觉 的未来

DIE ZUKUNFT EINER
ILLUSION

【奥】西格蒙特·弗洛伊德 著 杨韶钢 译

一个幻觉的未来

【奥】西格蒙特·弗洛伊德 著 杨韶刚 译

华夏出版社
HUA XIA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一个幻觉的未来/(奥地利)弗洛伊德著;杨韶刚译.2版-北京:华夏出版社,1998

(现代西方思想文库)

ISBN 7-5080-1642-4

I. 一… II. ①弗… ②杨… III. 弗洛伊德, S. (1856~1939) - 哲学 - 著作 - IV. B52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8)第 34387 号

责任编辑 高煜玲

装帧设计 陶建胜

华夏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4号 邮编:100028)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市人民文学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1/32开本 7.5印张 170千字

1999年1月北京第1版 1999年1月北京第1次印刷

ISBN 7-5080-1142-4/B·096

定价:12.80元

(凡本版图书有印刷、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我社发行部调换)

现代西方思想文库

总 序

社会的发展,科学的昌明,思想的进步,永远需要某种有着丰富养料的环境。这种环境在所有有理智而又不乏灵气的人们心中,首先便是丰富的思想材料的累积。近代中国,自十九世纪中期以降,许多学者为此倾力于西方典籍的传译,成绩斐然,功不可没。然而随着时代的发展,西方学者研究现代社会诸多问题的新作迭出,这些新作对于当今中国广大读者,显然具有重大的启示和借鉴意义。因此,翻译出版现代西方思想名著,尚有许多工作可做。

如同读者所知,现代西方思想不仅源流学派异彩纷呈,而且显示出深层转变而日益走向综合发展的趋势;同时,这一令人捉摸难定的趋势,又隐约显示出深远的历史渊源、文化背景以及学理的传承相继。“现代西方思想文库”的创设,恰好立意在接续先贤传译西方思想经典的伟业,为我们的思想界、学术界理解和借鉴现代西方思想的精华,提供基本的养料或食粮,以期看到我们思想界、学术界在荆棘与鲜花并见的求索的道路上

更进一步。

“现代西方思想文库”选译的著作，在力求反映现代西方思想学术的独创性与思维深邃性的同时，尤其注重思想的全面性及其内涵的启迪价值。现代西方的思想佳作，无论是哲学社会科学还是广义人文科学，无论是既已成为主流学派的名家大作，还是依然在支流思潮中涌动强劲的新秀新作，无论是以思想观念的独创性而特立独行于人类思想史的“义理之学”，还是将研究方法的更新变换纳入漫漫思想长河的“考据之学”，凡此种种无不在搜罗之列。我们的译介，尤其倡导严谨求实的学风，以研究探索性翻译为译事所追求的目标；“勿以译为讹为托言”，应当成为我们以及我们的译者们的座右铭。

“现代西方思想文库”既是一项恢宏繁复的工作，也是一份至为艰巨且任重道远的事业。在这项工作进行的过程中，在此项事业发展的旅途上，我们首先应当由衷地感谢那些关注这一文库的读者们。同样，我们也要感谢那些为我们提供了养料或食粮的思想家们以及把这些材料传译过来的人们。最后，我们还要感谢那些在我们的期盼中将会扶助并参与到此项事业中的人们。

谨此为序。

“现代西方思想文库”编辑委员会

一九九八年十二月

图腾与禁忌的分析

杨韶刚

图腾与禁忌的分析
杨韶刚

自从奥地利著名精神病医生和心理学家西格蒙德·弗洛伊德首创精神分析以来,八十多年过去了。他的精神分析学说几乎风靡全球,在世界各国都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他在理论上独树一帜,在神经病与精神病治疗上别具一格。他的学说涉及到社会、文化、心理、医学、宗教以及生活等许多领域。世界许多国家都曾纷纷介绍和评价弗洛伊德学说,各界人士亦对他各抒己见,褒贬不一。有的给予高度赞誉,称之为新时代的哥白尼、达尔文。而有的则对他进行猛烈地抨击,斥之为不入人流的色欲狂,毫无学术价值。

近年来,随着我国政治、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政策的实施,随着“文化热”在我国学术界的兴

起,弗洛伊德学说受到我国学术界的普遍重视。甚至可以说掀起了一股小小的“弗洛伊德热”。究竟如何看待这股热潮和公正地对待弗洛伊德学说,实为我国理论界的一项十分紧迫的任务。

出于这个目的,翻译出版弗洛伊德的著作对我们进一步了解他的思想和学说是颇有裨益的。为此,译者从《西方世界名著》的《弗洛伊德著作选》中节选了五篇著作,又从《弗洛伊德标准版全集》中选译了《一个幻觉的未来》。本译著和迄今已见诸读者的其他弗氏译著相得益彰,可以使读者较全面地看到弗洛伊德思想的各个方面。《一个幻觉的未来》和《文明及不满》系统地阐述了弗洛伊德后期对社会、文化和宗教的态度,反映了弗洛伊德人类文化的探索精神。他用精神分析的观点对社会、文化和宗教问题进行了细致入微的分析,读者不难从中发现他对社会文化问题的真实态度。《论无意识》是较早论述无意识理论的一本著作,可以说无意识理论是弗洛伊德学说的最大贡献。他从神经病研究中发现了无意识在人的心理活动中的重要作用,为更全面了解人的心理现象的实质提供了另一个研究侧面。《自我和本我》是弗洛伊德后期比较重要的一本著作,他在书中对本我、自我和超我的人格三结构做了惟妙惟肖的分析解释,提供了人格结构研究的新途径。另外两篇是弗洛伊德对具体案例的分析和精神分析前景的预测,读者可以从中洞见弗洛伊德的分析方法及其对精神分析理论的态度。

弗洛伊德生于一八五六年五月六日,卒于一九三九年九月二十三日,在他八十三年坎坷的一生中,他的思想大致经历了四个发展阶段:

(一)思想准备阶段(一八九五年以前)。在这段时间里弗洛伊德主要学习医学,从事神经医学和解剖学的研究。由于受他的导师布吕克教授的影响,他的思想也带有强烈的机械唯物论和物理主义的影响。

在最初的研究工作中，弗洛伊德曾和布洛伊尔合作，他对布洛伊尔的催眠疗法很感兴趣，后来他又赴法国跟随法国神经学家沙科进行这项研究。法国医学界崇尚的心理疗法对弗洛伊德决心用心理学的观点来研究歇斯底里症产生了“革命性”的影响。一八九五年他和布洛伊尔合作出版了《歇斯底里研究》一书，这是他开始迈向精神分析的第一步。

(二)思想形成和学说的建立(一八九五年至一九〇五年)。由于他对歇斯底里研究十分强调性欲的作用，导致了他和布洛伊尔分道扬镳。此后他用独创的自由联想法取代了催眠疗法，这不仅在神经病治疗上收到了良好效果，而且对以后的文学创作，对意识流文学流派的形成都产生了不可低估的影响。他在临床实践中发现，通过对神经病人的梦进行分析，能在一定程度上揭示病人患病的原因，他于是转向了梦的分析，并于一九〇〇年写成《梦的解析》一书，这是他通过研究自己的梦，通过自我的分析得出的研究成果。但此书在刚出版之际，却几乎无人问津。一九〇二年起，一些年轻的医生开始聚集在弗洛伊德周围，愿意跟随他学习和实践精神分析。一九〇四年，他发表了《日常生活的心理病理学》一九〇五年又发表了《性学三论》，提出了关于儿童性欲的观点。这两本书的出版，顿时引起了轩然大波。指责和攻击纷纭而至，弗洛伊德简直成了邪恶的罪人。但与此同时，他的观点和方法也深深地吸引了一批年轻的学者，精神分析学说的帷幕慢慢拉开了。此时弗洛伊德已经比较牢固地形成了关于梦、性欲在精神分析中的作用的思想，产生了关于无意识、自我、本我和超我的思想萌芽，并开始在社会文化问题上初试锋芒。

(三)精神分析学派的形成与解体(一九〇五年至一九一三年)。随着精神分析研究的愈益深入，弗洛伊德的影响也愈益深厚，许多年轻有为的医生、学者开始和弗洛伊德建立联系，其中较为著名的有荣格、阿德勒、琼

斯、布里尔、费伦茨等人。到一九〇八年弗洛伊德的同事已遍及欧洲。建立组织的时机日渐成熟。一九〇八年四月第一届国际精神分析大会在奥地利的萨尔茨堡召开。一九一〇年国际精神分析协会成立，荣格当选为第一任主席，这次大会标志着精神分析学派的正式诞生。但是，时隔不久，由于领导权问题，特别是由于观点的分歧，导致了弗洛伊德和他最近的几个成员的关系破裂。一九一一年阿德勒宣布退出精神分析协会；一九一三年弗洛伊德曾寄予厚望的荣格也和他分道扬镳了。自此，精神分析学派分裂为三个主要分支：弗洛伊德的正统精神分析、阿德勒的个体心理学和荣格的分析心理学。精神分析学派的解体，标志着精神分析运动的内部矛盾开始表面化，也暴露了其严重不足的缺陷。虽然以此来评论他们孰是孰非确非易事。但这毕竟说明精神分析理论还有待于更深入的探讨。

（四）精神分析理论的进一步发展成熟（一九一三年至一九三九年）。学派解体之后，弗洛伊德仍孜孜不倦地致力于精神分析研究。但此时他的思想已相当成熟了。他不但提出了系统的无意识理论，而且开始注重人格结构的研究，并将眼光从一个个具体的问题转向他一直十分感兴趣的社会、文化、道德和宗教方面的研究，出版了大量的著作和小册子。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他着重研究无意识问题，二十年代开始，他注重研究更一般的问题，特别注重研究“压抑”问题。一九二〇年发表的《超越快乐原则》和一九二三年的《自我与本我》，标志着弗洛伊德的自我心理学有了重大进展。

早在一九一三年，弗洛伊德为了研究宗教和道德的起源，曾试图在《图腾与禁忌》中阐述精神分析的理论。到了他的晚年，他更加重视文化和宗教问题。一九二七年他发表了《一个幻觉的未来》，一九三〇年发表《文明及不满》，一九三九年他在病危之际又写出了《摩西与一神教》。这表明，弗洛伊德的注意力在晚年已转向了社会问题，他在晚

年是以哲学家的态度去试图发现带有普遍性的人生意义。但是,由于弗洛伊德身为犹太人,而且一生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的恐怖,晚年又遭受了十几年的癌症折磨。坎坷的经历、身心的创伤、世界战争的危险,以及社会的不公都使他的社会文化观带上了强烈的悲观色彩,使他对社会采取了猛烈的抨击态度。弗洛伊德观察到资本主义文明中个人与社会的对立,并将这种对立看作是文明发展的一部分。他因而得出了“人类难以获得幸福”的结论,这是因为痛苦的力量甚至大于幸福的力量。他认为痛苦有三个根源:自然的强大力量,我们身体的衰老倾向,我们在调节家庭、社会和国家的关系时方法的不适当。他尤其重视第三个根源,并对改善这种关系表示极大的怀疑。他在临床实践中发现,许多精神病人为了躲避痛苦,往往采取逃入神经症的方式,企图以此来逃避现实,这使他认识到,现实是人类“一切痛苦的根源”。

弗洛伊德对资本主义文明的抨击是一个大胆的尝试,他揭示了当时资本主义时代的道德观念仍然压抑着人们的正常欲望,他呼吁人们大胆地追求爱欲和幸福,应该说这种反抗精神是值得称道的。但是,弗洛伊德并没有从根本上揭示资本主义制度的罪恶根源,而是从人的基本欲望(特别是性欲)来论述道德产生的根源。虽然我们并不否认这些欲望对人类生活的重要作用,但失之偏颇就会走向谬误。我们只有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通过对弗洛伊德的著作及其学术思想的研究,才能更深刻地理解弗洛伊德学说的实质,才能更好地了解西方文化,同时也才能对弗洛伊德这位名噪天下,颇有争议的人物做出公正的分析和评价。

目 录

文明及其不满	(1)
一个幻觉的未来.....	(77)
论无意识	(130)
自我和本我	(164)
对“非正统的”精神分析的观察	(208)
精神分析治疗的未来前景	(215)

文明及其不满

一

人们都有这样的印象,即一个人往往根据错误的标准做出判断,认为每一个人都在为自己寻求权力、成功和财富,并对已经获得这些东西的人表示羡慕,但却忽略了生活中真正宝贵的东西。而且,在做这种一般的判断时,人们会面临一种危险——忘记多姿多彩的人性及其心理生活。有这么一种人,虽然他们的伟大在于他们有和大众的目的及理想完全不相干的品质和成就,但他们的同时代人却对他们表示了抑制不住的崇拜。人们很可能会这样假设,赏识这些伟人的毕竟只是少数,而大多数人则对他们漠然置之。但是,人们的看法及其行为的不一致竟然如此广泛,他们的欲望又是如此多种多样,致使事情不可能那么简单。

这些特殊的人当中有一个人在他给我的信中自称是我的朋友。

我曾送给他一本小册子，这本书把宗教看作是一种幻觉。他回答说，他完全赞同我的宗教观点，但是，他感到遗憾的是，我没有恰当地意识到宗教情感的最后根源。它存在于一种独特的情感之中，而这种情感从未离开过他，他发现其他许多人也有这种情感，于是他就设想成千上万的人也都有过这种情感。这是一种他愿意称之为永恒感的情感，一种无限的、不受约束的、“大海般的”情感。他说，这是一种纯主观的经验，不是一种信仰；它并不含有个人不死的信念，但它是宗教精神的起源，它被各种教会和宗教系统掌握着，并由它们引向一定的渠道，无疑地也在它们中消耗殆尽。尽管一个人反对一切信仰和一切幻觉，他却能在这种大海般的情感基础上自称是宗教信徒。

这位我非常尊敬的朋友，曾在一首诗里描述过这种幻觉的魅力，他所表述的这些观点使我处于一种困难的境地。我在自己身上并未发现这种大海般的情感。要科学地处理情感决非易事。一个人可能是想描述它们的生理标志。这是不可能的——恐怕这种大海般的情感也会使这种分类落空——除了变成一种最容易和这种情感联系起来的心理作用的内容之外，什么也留不下。假如我对我的朋友理解得不错的话，他所说的这些话和一个早期的、不落俗套的作家对他的书中那位想自杀的主人公表示的安慰是一样的意思：“我不能抛弃这个世界。”所以它是一种牢不可破的联系的情感，一种不可分离地属于整个外部世界的情感。对我个人来说，我可能会说，这简直可以说就是一种智力判断。确实，不是没有任何相伴随的情调，而是有一种也能代表其他同样深远思考的情调。我无法使我自己相信这种情感的原始性质。但是，我不能由于这个原因而否认它确实曾在别人身上出现过。一个人只能知道这种情感是否已得到正确地解释，它是否有资格被认为是整个宗教需要的根源和起源。

我无法说明怎样才能有效地解决这个问题。一个人应该根据一

种从一开始就服务于这个目的的直接情感来接受他和周围世界联系的暗示,这个观点听起来是如此奇怪,而且和我们的心理学结构如此不一致,因而我们试图对这种情感做一种心理分析,即对它做发生学的解释,这是很有道理的。由此而得出以下的思想路线。一般地说,没有什么东西能比我们的自我情感,比我们自己的自我更明白的了。在我们看来,它似乎是一种独立统一的东西,似乎是有鲜明轮廓而和其余的一切都分隔开的。但精神分析的研究第一次发现,这不过是一个骗人的现象,相反,自我没有任何明显分界地向内伸展进入一种无意识的心理实体,那是我们称之为本我的,而自我只是本我的一个外表,关于自我和本我的关系,精神分析还有好多话要对我们说。但是,不管怎么说,自我似乎是要使自己和外部世界保持清楚而鲜明的轮廓和边界。只有在一种心理状态中它才无法做到这一点——确实,这是一种非比寻常的状态,但不是一种可以被判断为病理学的状态。恋爱状态的最高阶段好像是要消除自我和对象之间的界限。而全然不顾他的感觉上的证明,这个爱恋中的男人声称,他和他的爱人是一个人,并准备照此行事,好像这是一个事实。一件可以被某种生理功能暂时消除的事情当然也一定容易受病理过程的干扰。从病理学上我们已经知道,在大量的病态中,自我和外部世界之间的界限变得很不确定,或者说,它们实际上被不正确地理解了,在这些情况下,一个人自己身体的一部分,甚至他自己的心理的组成部分,如知觉、思维和情感等在他看来是不相容的,不是属于他自己的;而在其他情况下,一个人则把显然起源于他自身,并且应该被他承认的东西又归为外部世界。因此,自我对它自身的认识容易受到干扰,它和外部世界之间的界限不是不可变动的。

进一步的思考表明,成年人对他自己的自我的感觉不可能从一开始就是一样的。它一定经历过某种发展,这种发展自然是无法证明

的,但容许对感觉进行重建,这在相当程度上是可能的。^①当乳儿受到刺激的时候,他还不能分辨这些刺激来自他的自我还是来自外部世界。他的多种多样的迫切需要使他逐渐学会了分辨,给他留下的最强烈的印象一定是,以后他将看作是他自己的身体器官的许多兴奋源可以随时向他提供感觉,而其他一些兴奋源对他来说则变得暂时力不能及了——而其中他最需要的是他的母亲的乳汁——只有在他哭求帮助时才会再次出现。因此,对于自我来说,一个**对象**的第一次出现是作为某种外界存在的东西,只有某种特殊的活动才能导致它的出现。假如对自我的成长和形成做进一步的刺激,它就不仅是一堆感觉了,就是说,自我认识到,一个**外在的世界**是被那些频繁出现的、不可避免的和多种多样的痛苦及不愉快的感觉提供的,仍然行使自由支配权的快乐原则命令自我取消或避免这些感觉。这种倾向的产生是要使一切能产生痛苦的东西和自我分离,把痛苦驱逐出去,从而产生一种纯粹的快乐自我,这样就和使人恐惧的外界——非自我形成了对照。这种原始的快乐自我的局限性无法逃脱通过经验所做的再调整。个人想保留的许多东西,由于是快乐的给予,因此不是自我的一部分,而是一个对象的一部分;他希望抛弃的许多东西,由于使他痛苦,却证明和产生于内部根源的自我不能分开。他学会了一种方法,通过小心地使用感觉器官和适当的肌肉运动,他就能分辨内部和外界了——即属于自我的部分和起源于外部世界的东西——因此,他向现实原则的引入迈出了第一步,而现实原则将控制他的进一步发展。他学会的这种分辨能力当然服务于一个实际的目的,这个目的能使他保护自己免遭他

① 参见:在这个论题方面的著作是卷帙浩繁的,从费伦茨(Ferenczi)算起(《现实感的发展阶段》,一九一三年)到费德恩(Federn)的贡献(一九二六年,一九二七年及以后)。

所感觉到的或威胁着他的痛苦感觉的侵袭。对某些来自内部的痛苦的刺激,自我只好采用抵御外部痛苦的那种同样的防御手段,这是重要的病理失调的出发点。

自我以这种方式把自己和外界分开,更确切地说,自我最初曾包括一切,后来则把自己和外界分开了。我们现在所意识到的自我情感只是一个更广泛情感的退化器官——一种包括宇宙的情感,和表示自我与外界有不可分割联系的情感。如果我们可以假设,这种原始的自我情感已经在一定程度上保存在许多人的心中,那么,这种情感就会像一种对应物和那个较狭窄的、具有更明确轮廓的成熟的自我情感同时存在,确切地说,它的观念的内容就是无限扩展的、和宇宙一致的概念——和我的朋友所描述的那种大海般的情感是同样的情感。但是,难道我们有权假设,最初的情感类型和以后从中发展起来的那种情感同时存在吗?

毫无疑问,我们有这个权力:在这种现象中,不论是在心理学领域还是在其他领域里,都没有什么不同寻常的东西。就动物而言,我们的观点是,最发达的动物产生于最低等的动物。但是,我们还发现了今天仍然存在的一切简单的生命形式。大蜥蜴类已经灭绝,并且为哺乳动物的发展开辟了道路,但蜥蜴动物的一个典型代表——鳄鱼却仍然生存在我们中间。这种类比可能太遥远了,而且已被这个事实所削弱,即现存的低等物种一般说来并不是今天更发达的物种的真正祖先。中介的物种大部分已经灭绝,我们只能通过重建才能了解它们。另一方面,在心理领域中,原始的类型和由此发展而来的变种一起如此普通地保留着,以致于我们没有必要再举例来证明它。此事的发生,通常是某个分支发展的结果。某一部分态度和冲动幸存下来,没发生什么变化,而另一部分则得到了进一步发展。

这就使我们非常接近了在心理上保留记忆这个更一般的问题,这

个问题我们迄今还没有探讨过,但这又是个如此有趣和重要的问题,以致于我们可以利用这个机会对此稍加注意,即使它的联系不是直接的。自从我们认识到这个假设的错误,日常的遗忘表示记忆痕迹的破坏或消灭,我们就一直倾向于这个相反的观点,任何东西一旦在心理上形成就不会消失,一切都以或此或彼的形式存在着,并且能在一定条件下又表现出来,例如,当回缩退行到足够远的时候,人们可能试图通过和其他领域的比较,给自己描画出这个假设表示什么意思。让我们选择不朽城的历史为例。^① 历史学家告诉我们,罗马最古老的城邦是罗马方城,巴拉顿丘上的一个保护殖民地,接着,在七个月之后,各个山丘上的殖民地都联合起来了;随后这个城就和塞尔维来城墙接壤了;以后在经历了共和国时期和凯撒早期的一切变化之后,还是这座城,奥列里安大帝却用他的城墙把它围住了。我们不再进一步追寻这座城市所经历的变化,但是,我们会问,一个去罗马访问的人如果具备了最全面的历史知识和地形学知识的话,他今天还能发现罗马城历史上这些早期阶段的什么痕迹呢?除了几个裂口之外,他还会发现奥列里安城墙几乎没有什么变化。他还能发现被发掘和显露出来的某些地段的塞尔维亚防御土墙。假如他知道得足够多的话——甚至比当今的考古学家知道得还多——他或许还能在该城的结构上查出全城城墙的走向和原始罗马方城的大致轮廓。在这些曾被占领的建筑物中和这个古代平面图上他将一无所获,或者只能找到模模糊糊的一部分,因为它们已不复存在。用关于共和国时期罗马的最全面的情报,他所能获得的充其量不过是表示出那个时期的神殿和公共建筑坐落在哪里。这些地方现在是一片废墟,但是,这些废墟并不是早期建筑

① 根据《剑桥古代史》第七卷(一九二八年)中《罗马的建立》,作者是休·拉斯特(Hugh Last)。“不朽城”是罗马的名称。